

太行老战士回忆录

中共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料丛书

太行老战士回忆录

中共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料丛书
太行老战士回忆录

印数:00001—10000 印张:4 印张
开型 1092×787 1/32 工本价 6:00 元
照排印刷:涉县供销社彩印厂

编 委 会

主 任 吝士杰 (中共涉县县委书记)
副主任 仝新法 (中共涉县县委副书记)
李水富 (中共涉县县委副书记)
李方成 (中共涉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审 稿 李继准
编 委 李德庆 吕花莲 李和庆 李梓生 江汉青
王喜贵 张明元 李卫华 宋中亮 常晓丽
主 编 李德庆
封面设计 李德庆 吕花莲 康喜英
封面题字 刘俊恒

序

吝士杰

涉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冀西南边陲，太行山南麓。境内峰峦叠嶂，沟谷纵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初期，刘、邓率一二九师坚持敌后抗战，转战太行，涉县便成为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大本营和腹地。

在这里，太行军民遭受过天灾人祸齐袭的严酷摧残，也饱尝过节节胜利之后的无限喜悦。这里孕育过左权、赵进扬这样的中华骄子。这里有高树勋将军高举义旗的壮举，有朝鲜义勇军兄弟般的民族友谊，萦绕过日本反战同盟者唱给军国主义同胞们思乡的歌……。

今天，追忆往昔，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硝烟弥漫的响堂铺，那巍峨含悲的十字岭，那清水汨汨的“将军渠”，那被烈士鲜血染红的清漳河。老将军们谈笑间的音容笑貌……，还

有那些安息在这里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无数先烈。所有这些，都已成为革命前辈为拯救中华民族，开创美好未来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见证。

为了永久记忆和怀念革命前辈，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征集整理了这本《太行老战士回忆录》，以详实的史料记录了当年一二九师进驻涉县，成立“冀太联办”，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以及边区政府、太行行署、太行医院、一二九师印刷厂、一二九师涉县工作团等机关单位在涉县的主要活动和指挥反“扫荡”，反内战的有关情况；部分将军的轶闻趣事及军民鱼水深情。生动地再现了老将军们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将帅风范和老战士们“踏遍太行人未老”的乐观主义精神与英雄风采。

这本资料的选编，不仅为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党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史料，同时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我所以为之作序，是希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能认真学习这些历史史识，很好地把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并以饱满的激情为振兴家园和实现四化贡献聪明才智。

1997年5月18日

目 录

序.....	吝士杰(1)
响堂铺伏击战.....	徐深吉(1)
1942年夏季反“扫荡”	李 达(9)
忆良友李达二三事	戎子和(42)
活跃在邯长大道上	皮定钧(46)
放下武器就是兄弟	杨国宇(63)
一破“邯郸梦”	杨国宇 陈斐琴(68)
日寇“铁壁合围”十字岭和左权同志的牺牲	
.....	华 山(74)
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回答涉县 党史研究室的几个问题	杨秀峰(81)
有关一二九师涉县工作团的活动情况	张贻祥(89)
战争年代的太行医院	任振华 熊文和(97)
从八路军总部印刷厂到一二九师印刷厂	
.....	赵鸣鹤(102)
我的两点回忆.....	陈树山口述(112)

响堂铺伏击战

徐深吉^①

“巍巍太行起狼烟，
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
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
动地军歌唱凯旋。
弹指一去四十载，
喜看春意在人间。”

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以《忆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 40 周年》为题，写下的光辉诗篇。吟诵着这豪情满怀，雄浑激昂的诗句，当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涉县响堂铺伏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情景，又一幕幕地在我们的脑际闪现。

① 徐深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团长。

我们仿佛又跟随着这支英雄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同志的指挥下，驰骋在抗日的疆场。

响堂铺是涉县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是邯（郸）长（治）大道的一个小村。村南侧是海拔 1400 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边也是海拔 1200 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所以，响堂铺当时是日军由邯鄲进犯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之地。

1938 年 3 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续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铁路线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因此，邯长大道和由长治至临汾的公路，是敌人的两条重要交通要道，汽车每日往返不断。由于我军不久前在神头岭战斗中歼敌 1500 余人，所以敌人对这条大道的警戒比前加严。敌人除在黎城驻有 1500 余人外，在东阳关还驻有 150 余人，涉县也驻有 400 余人。但敌 3 股驻军之间的空隙较大，我军仍有歼敌之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师首长决心以 3 个主力团，在东阳关至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段伏击，消灭敌人的运输队。当时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和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伏击。七七一团为右翼队，七六九团为左翼

队,并各派出一股部队到大道以南山上埋伏。同时,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安全。第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主力集结在七七一团右后方之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附近之苏家峪游击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以保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安全。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分别抓紧时间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当时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未见过汽车,对它的性能和特点不了解,因此,我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如何打汽车运输队的战前教育。教育中,不仅向大家介绍了汽车的性能特点,并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之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打着了油箱,就起火烧掉汽车;打破了轮胎,汽车就跑不了。这一教育,虽然时间很短,但使大家了解了汽车的特点和打汽车的要领,在战斗中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3月30日黄昏后,各参战部队在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下,分别从黎城县的庙上村,马家峪等地出发,午夜进入伏击地区。

我当时任七七一团团长,吴富善同志任政治委员。在传达战斗任务时,我们特别向连以上干部说明,这次前线指挥战斗的师首长是徐向前副师长。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干部和绝大部分战士来自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副师长是我们的老首长,他在指战员中有很高的威信。一营营

长潘占奎说：“有徐副师长指挥我们打仗，一定能打胜仗。”二营营长邹国厚说：“指战员们听说徐副师长来指挥我们打仗，个个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

30日午夜，我们部队准备进到响堂铺村北山坡上的宽漳村附近。第三八六旅旅部指挥所设在后宽漳。在我们七七一团左翼杨家山、江家庄地段的七六九团主力和右后方马家拐的七七二团也都按时进入阵地。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团的领导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作了具体部署：第一营在宽漳村东南、响堂铺北山坡上，并派一个连埋伏在公路南山坡上，歼灭向南逃窜之敌；第二营在宽漳村以南、响堂铺西北山坡上，一、二营为第一梯队，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第三营在第二营的右后西山坡上为第二梯队。等敌人最后1辆汽车驶过下弯村时，即可切断敌人后路，并消灭后部敌人及其掩护部队。团迫击炮连阵地布置在宽漳村附近的山坡上，以便支援各营突击敌人。按照团里的部署，各营连抓紧时间吃了干粮，等待出击命令。3月间，太行山区的深夜寒气逼人，但战士们由于行军和紧张的战前准备，个个汗水浸湿了内衣，被冷风一吹，显得特别凉。但是，为了伏击战的胜利，指战员们没有一个叫苦喊冷的，都翘首拭目以待战斗的命令。

天刚拂晓，来了一个情报说：东阳关的几百名敌人，向苏家蛟的七七二团七连伏击地开去。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如果真的这样，这对我们完成伏击计划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都很着急，但战争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

却冷静地作出分析判断：昨天东阳关敌人只有 150 人，今天突然出现几百人，这说明东阳关增兵了。我们昨夜的行动十分隐蔽，今天拂晓敌人是不会知道的，敌人至多只能发现我苏家蛟之小部队，不可能发现我主力部队的行动。徐副师长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立即果断地命令七七二团派一个营到庙上村以东之高地，加强警戒，保护我埋伏部队的右后方之安全。又命令埋伏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当时，徐副师长在七六九团阵地对团长陈锡联说：“你们仍应集中注意力准备打敌人的运输队，即使敌人几百人绕到你们后面来，也不要管。你和徐深吉各给我一个连，我来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以后，向南撤出。”徐副师长的正确判断和坚定的决心，使参战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大家很快安下心来，继续搞好设伏。

31 日上午 8 点多钟，观察所侦察参谋高厚良报告：“听到东阳关方向有汽车马达声音。”接着他又报告：“敌人的汽车队已由东阳关方向沿公路往东开来。”我命令观察所继续观察敌人有多少汽车，及时准确地报告。不一会观察所又报告：“从敌人的第一辆汽车开始数起，现在已过上弯村的有 33 辆，后面还继续来。”听到这个情况，我当即判断敌运输队很快将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域，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为了更有把握地歼灭敌人，我命令观察所继续查清敌情。观察所接着又报告说：“敌汽车继续开进，已过 64……97……113……153……180 辆，后面没有了。”不一会，敌先头的几辆汽车已通过七七一团第一营正面，进到七六九团的伏击地段。这时，我和吴富

善政委商量：七六九团有几个连担任对涉县的警戒任务，我们是全团担任伏击任务，应该多消灭些敌人。因此，放过 80 辆敌汽车给七六九团打，七七一团打后头的 100 辆。

敌汽车过了下弯村，进入河底，公路比较平坦，速度加快了。当我们看到最后的几辆坐着六七十名掩护部队的汽车，刚到下弯村，前面的 70 多辆汽车已进入七六九团地段。正当我们急待出击命令时，突然听到“啪！”“啪！”两声枪响，抬头一看，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悬挂在上空。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向前副师长发出的总攻击命令。顿时，我们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响起“啼啼哒、哒哒啼……”的冲锋号声。我们的部队如猛虎一般，冲了下去。刹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随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我们的勇士们火速冲上公路，跳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公路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到汽车下面装死。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大家的决心是，敌人不缴械就坚决消灭之。跳下汽车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刺刀、长矛（新战士没有枪，用六七尺长的长矛）刺死在地上。残余的敌人向南山逃窜，被我南山的部队一阵猛打，又滚回公路上被消灭。

就在我们七七一团紧张战斗的同时，七六九团在团长陈锡联的指挥下，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11 时，战斗基本结束。

敌人的 180 辆汽车和随车的 170 多名日军,除了 20 来个敌人乘我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空子逃掉外,其余的敌人均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都被我缴获。那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也没有汽车路,汽车开不走,只好一把火烧掉。不一会,敌第十四师团山田辘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180 辆汽车除了一些烧变型的钢铁骨架外,全部化为灰烬。黑色烟柱冲上 100 多米高空。战士们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轻机枪、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挂着皮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品,说说笑笑,边走边看,胜利的喜悦之情,真是一言难尽。

果然不出徐副师长的判断,当我部队在响堂铺与敌激战之际,驻黎城和东阳关之敌步、骑兵共 400 余人,很快出动,并向马家拐地区的我七七二团发起进攻,企图解响堂铺之危。敌人哪里知道,我七七二团早就按照徐副师长的部署,进行了战斗准备,所以当即奋力反击,把进攻之敌击溃。这时,黎城之敌又出动 200 余人会同被击溃之残敌再次向我七七二团进攻,又被我击溃。与此同时,涉县之敌也乘 6 辆汽车倾巢出援,在椿树岭以东被我七六九团打援部队击退。

下午 4 时许,敌人出动飞机十几架,飞到响堂铺上空轰炸。但是,徐向前副师长早就预料到:敌人在地面上吃了败仗后,必然从空中来示威,以挽回面子。因此,在战斗快结束时,他就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当即撤离,并留下少数部队动员、组织群众疏散隐蔽。所以,当敌机飞到响堂铺上空

时,我们的部队早已全部向马家峪、佛堂沟一带山地转移。敌机转了一圈,见到满山沟是被我击毁的汽车残骸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的日军尸体,敌飞机就发疯似地投下一排一排的炸弹。顿时,响堂铺北山坡上扬起一团团浓烟。但这只能是为丧生的鬼子和被焚毁的汽车吊丧而已。其实敌机连我军的影子也未见到,炸弹投完了又在上空盘旋许久,才恢复编队向北飞去。

黄昏以后,我们部队已休息了几小时,吃饱了饭,带着战利品,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群星辉映的夜色中,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新的战地开进。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少佐以下官兵 400 余人,击毁汽车 180 辆,缴获各种枪 130 余支,迫击炮 4 门。我伤亡 300 余人。

战后,刘伯承师长对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的这次战斗深表赞扬,说:“向前不减当年勇”。并指出,此次伏击战,首先是地形选择得好,其次是情况判断准确,决心果断,部署周密。同时,担任打增援的部队和担任打伏击的部队密切配合,保证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为我军伏击战创造了一个范例。

摘自《烽火年代》

1942 年夏季反“扫荡”

李 达^①

严重的局面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了“扫荡”。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其“扫荡”就更加频繁,更加残酷。日军还利用每次“扫荡”后根据地边沿地区群众躲避“扫荡”尚未返回,和群众还存在的不安心理,加紧实行“蚕食”政策,乘机向根据地腹心方向推进。这就造成了我根据地越来越退缩的严重局面。

加之我们一些同志对敌情估计不足,在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如对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的渗透打击不力;减租减息政策落实不够,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有些地方在执行党的政策时发生了“左”的偏差。这些工作中的弱点

^① 李 达: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

有时被敌人利用来搞一些阴谋活动,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群众和一些地区。

3月下旬,这一不利形势又有所发展。日军逼迫群众修筑由武乡经榆社至辽县的公路,将我太行第三分区分割成了两块。整个太行根据地的面积,1939年曾达104147平方华里,到1942年已下降为81291平方华里。冀南区则更为严重,全区几乎都变成了游击区,人口减少了1/2还多。太岳区虽然没有缩小,但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日军的频繁“扫荡”中,我师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如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同志,2月9日在武乡以东的大有镇指挥作战时,中敌山炮弹牺牲。2月12日,新十旅旅长兼太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著名抗日将领范子侠同志,在沙河高庄的反“扫荡”作战中牺牲。3月25日,日军3000余人“扫荡”邱县南部,我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到冀南带新兵的两个连,在烟屯村遭到合围,全部壮烈牺牲。4月11日,新七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同志和部队在南宫郑家堤被围,刘主任和几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4月29日,新四旅和冀南第四军分区机关在香城固、下堡地区被4000多鬼子合击。他们虽然突围了,但伤亡很大,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同志都不幸阵亡。

我军在反“扫荡”中,也曾经取得了一些战绩,如4月15日,太行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榆武公路上的白家庄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高木联队第三大队一部,击毙敌少佐以